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第五十五回 釜形山黃祜為害 鼎月橋白樾生花

紫光行至大道，夕陽將墜，行人雜沓而歸。睹其忙促情形，即訪寺觀以棲身，亦無心於詳述。挺立片刻，急聞身後有歌唱聲，回首視之，乃一小僧，不疾不徐，緩款而至。紫光笑容可掬，低聲詢曰：「小當家何往？」小僧曰：「在館攻書，放學歸刹也。」紫光曰：「貴刹何名，在於何地？」小僧曰：「賤刹名『寶塔寺』，前面叢林即是焉。」紫光曰：「刹內當家幾位？」小僧曰：「只吾與師耳。」紫光曰：「吾師徒三人，意欲借宿寶庵，不知爾師肯容納否？」小僧曰：「吾師為人大概，刹右係往來坦道，行商過客不能歸市者，每借吾刹以宿之。吾觀爾衣冠，道者也，僧道原屬同流，借宿一宵復有何難。」紫光曰：「如是，汝可在此等候片時，吾告與師知，即偕汝去，以免迷途待問，又費躊躇。」小僧曰：「天色不待矣，爾其速告爾師。」紫光諾，轉告三緘。

師徒忙忙進步前來，小僧導以歸刹。三緘矚目，見刹係新建，不過二三年之久。進了首重，竟至禪房，老僧迎，命小僧獻茗設齋待之。飲罷齋筵，小僧導東廂安宿而出。三緘謂狐疑曰：「吾弟子中，別吾不慮，惟三服三反四復，始收吾門，自碧玉山分散以還，不覺幾易春秋，未識鬼心還是道心否。」狐疑曰：「吾見與師同行，慕道甚切，諒彼欲成仙品，鬼心不復存矣。」師徒談至更三，各歸榻所習功，不必重說。

且說釜形山素有一妖，乃黃魚修成，號曰「黃祜」。前無道法時，尚覺安份。自修成人體，恃彼道法高妙，能喚雨呼風，兼能變化形軀，隱現莫測，因而不畏天律，滋事多端。其先肆虐山精，凡女妖色美者，占娶為配，如麟屬、獐屬、鹿屬，業娶七八女妖，於釜形洞中恣意淫蕩。山右芙蓉一株，已成花精，容貌甚麗。黃祜常欲占娶，奈彼抵死不從。於是累與戰爭，幾使花精潛身無地，欲遷他所而本根在此，又移易不能。

時值春初，黃祜謂群妻曰：「趁今春氣和暖，吾命汝等到芙蓉花妖處，善下說詞，勸為吾妻。如其弗允，吾必與之決一死戰，誓不伊配而不休也。」群妖領命辭行，來至芙蓉洞內。

芙蓉見是黃祜妻妾，知來順說婚姻，不得已而陪著笑面曰：「眾姊妹奚自？」群妖曰：「今當春和氣暖，無事遊玩，不意蓉花妹妹貴洞在茲，故入洞中一為拜謁。」蓉花曰：「姊妹等以『拜謁』二字加及妹身，恐將為妹折壞矣。」群妖曰：「蓉花妹妹夫郎為誰？想汝全身馥氣襲人，人人都欲相近，其所匹配者，諒是天上文星。」蓉花曰：「姊妹等不知吾意。吾欲修成仙品，此生誓不配人也。」群妖曰：「世上哪個女子不願有家，妹妹之言，不過未遇美郎耳耳。如我輩所配黃祜，人品優秀，蓉花妹妹何不與吾同配此妖，以為終身護衛。」蓉花曰：「吾前言誓不配人者，本真實語，非故為是說，以自飾於一時也。眾姊妹胡不諒而出此言乎？」群妖曰：「汝如執傲不從，汝身自此恐無寧處矣。」蓉花曰：「吾惟待以一死，豈似朝秦暮楚之輩，徒好風流，以喪廉恥。」

群妖曰：「為好而來，反受詈罵，吾等歸洞訴與黃祜得知，俾彼持繩束歸洞府，拜完花燭，那時吾輩始以言語羞之。」蓉花曰：「如吾肯配黃祜，羞之任爾，面不添赤焉。」群妖歸，將蓉花所言實告黃祜。黃祜怒甚，手持梳雲鐵板，乘風而至蓉花洞前，大聲叫罵曰：「吾恐汝一人在此，為他妖所欺，低著身兒與汝為配。汝何妄自高大，反以惡語凌吾，吾誓必將汝束回，與吾為妻。如再出不遜之言，管叫汝立斃於梳雲板下。」詈畢，竟抵洞門，怒目挺立。群女妖各持寶器，四面圍之。蓉花暗設一計曰：「黃將軍等暫退數武，容吾三思。」黃祜曰：「速速籌量，吾退二里之遙以待汝。」殊意黃祜剛退，蓉花手提碎骨金劍，乘風出洞，直向紫泉山左而投。黃祜見蓉花遁去，遂命諸妖四維布下天羅，執板馳追。蓉花轉身與之力戰，黃祜自恃前累獲勝，不在意中，詎料蓉花乘隙一劍，已中左膀。黃祜退下，急吞精氣數口，又來追逐。群女妖穿連接戰，戰到日夕方休。自此蓉花不敢歸洞，宿於紫泉山上。潛身林內，獨坐石臺，暗想：「遇此冤纏，孤棲無助，如何解得？」在山宿了一夕，心忙意亂，常常防著黃祜，左顧右盼，持劍自衛焉。

三服在紫泉洞裡，將功習後，偶爾念切三緘，潸然泣下。

女麟見而詢曰：「道兄何故愁容滿面，其以道妹不足為教乎？」三服曰：「非也。」女麟曰：「既非為妹不足教，淚痕常在目前者，何哉？」三服曰：「吾自與師碧玉一別，屈指已過三載，思及當日道兄道弟同游濟濟，師訓時聆，而今寂然無聲，能不泣下？」女麟曰：「道兄有此情思，在洞不堪憂悶，胡弗出得洞外，山外閒遊，以壯奇觀，庶可愁懷免卻。」三服曰：「道妹能同去否？」女麟曰：「願偕道兄一遊。」言已出洞，四下觀望。

正值黃祜尋訪蓉花，訪至紫泉山腰，瞥見坐於石臺，暗暗持索向前，突然已束其膊。蓉花與彼撐持半日，不能脫身，久之撐持愈力，妖風驟起。女麟曰：「三服兄，汝聽風聲乎？」三服曰：「風聲在於何地？」女麟曰：「似在山半。」三服曰：「如是盍往觀之。」遂與女麟尋思而至，遠見一男一女相扭撐持。三服上前，吼曰：「何處妖物，在此胡為？」蓉花悉訴占娶之由。黃祜誣言已許吾躬，又另與他妖相配，故心不服，特來擒歸。三服曰：「女不樂配，願守貞操，理宜保之，何得占娶？」黃祜曰：「妖物行事，各有各志，汝毋管閒。」愈與蓉花撐持不憚。三服持錘在手，怒向黃祜劈頭打下。黃祜大叫一聲，滾下山崗，群妖護衛而去。蓉花起，拜謝三服。三服曰：「此妖未收，如歸舊所，難受羅織，不若隨至吾洞，拜為兄妹，傳汝入道之方。他日得遇吾師，同拜門牆，煉修大道。」蓉花喜甚，遂偕入洞，與女麟一同結拜。三人自是在洞修煉，時訪三緘消息不提。

前言蜻飛子居江月鎮撫琴化世，兼與民間驅怪除妖，以積外善，不知不覺已在鎮內二載有餘。一日辭別鎮中老少，欲行他方，合鎮居民苦留再住。蜻飛子念師心切，暗裡逃禪。來至鼎月橋，見此橋形儼如鼎峙，橋上皆市，不絕行人。蜻飛子暗自謀曰：「此地密密人煙，與江月鎮無殊，正為積功之所。」遂將身一扭，仍化瞽者，撫琴而歌。到夕陽將墜時，手持竹杖，沿街行走，其意在訪三緘也。無何行至橋頭，小艇蟻集沙洲，聲聲喚渡。岸上有一大樹，其粗如桶，士農商賈常排牲醴拜跪樹下，彼去此來。蜻飛子思曰：「樹，植物也，何靈應如是，是必有所以假之者。但不知人禮是樹，胡以若此其勤，其殆禍福乎人，因而邀士民之敬歟？」於是獨坐橋頭，用目偷覷，乃一紅眉綠面漢子，立於樹前。凡獻醴牲，以兩手攫拿而食。蜻飛子曰：「貪人酒脯，必非正神，究不識若何作為，能令人皆敬禮。吾且在此細細訪之。」移時來一老叟，亦坐於蜻飛子之側。蜻飛子曰：「老翁何來？」叟曰：「往市香炬，以祀榿樹耳。」蜻飛子曰：「榿樹人乎，物乎？」叟曰：「榿樹非他，即橋前岸上之大樹也。」蜻飛子曰：「樹乃植物，毫無知覺，祀彼何為？」叟曰：「他樹則蠢然無知，是樹善能禍人，烏可輕視。」蜻飛子曰：「如何？」叟曰：「此樹生花，花氣悶人，得其氣者必病，如常祭以牲醴，則花不亂放而家家安矣。偶有不到，花生滿樹，遍鄉老幼男女必多受病而亡。」蜻飛子曰：「胡不將此榿樹和根伐之？」叟曰：「吾鄉一士子不信是樹靈應，持斧砍伐，剛伐一二斧，立刻昏絕。僕人負歸家內，漸漸病染妻兒，其子祭以豬羊，家乃安泰。然此樹靈應，不惟伐始得禍，即祭祀儀禮稍未恭潔，皆受禍焉。」蜻飛子曰：「如是，爾方有此榿樹，士民不堪囉咤矣。」言罷，老叟辭去。蜻飛子緩緩歸來，尋刹安身，欲誅榿精，以除民害。尋至市後，得一仙姬閣，地勢幽雅，青松翠竹，林茂而深。入閣視之，內只一僧，年約半百，與言借居數日，僧亦欣然。蜻飛子自居閣內，日則撫琴化世，夜則跏趺坐習功。他日忽聞悶絕氣，問諸閣僧。僧曰：「橋頭榿花滿樹皆放也。」蜻飛子曰：「前三日吾在橋頭打坐，睨視此樹，片花未有，何今即放滿樹乎？」僧曰：「榿花開謝無時，忽然而開，忽然而謝，其開也必有所觸，其謝也必有所安。但今茲一開，是地人民又不知要死幾許。」蜻飛子曰：「榿樹亦為靈物，真神仙不啻也。」因思此樹不識何妖所憑，是夜更深，化為妖類，乘風偷至樹下。樹精見風聲大作，將身現出，手持月斧，吼曰：「何地妖物，敢至吾前？」蜻飛子忙下風車，近而拜曰：「聞得妖兄享食在此，小妖路過是地，特來拜見焉。」樹精曰：「汝居何洞？」蜻飛子曰：「吾居碧玉山耳。」樹精曰：「碧玉山歷此甚遙，汝欲何往？」蜻飛子曰：「欲選絕大村莊，顯顯威靈，以享血食也。」樹精曰：「欲顯靈以享血食，非附物不可。」蜻飛子曰：「妖兄何精以附此樹？」樹精曰：「吾乃黃魚修成，在海居住數千餘載，恨所修不大，出離海島，得釜形山洞而居。

歷年以來，已娶獐、麟為內室。山有一芙蓉花妖，其貌最美，吾欲娶彼，彼不樂從，吾弗捨之，遂與大戰。戰到紫泉山半，幾被吾擒矣。忽遇一妖與吾一錘，負痛而逃。無顏歸洞，因來鼎月橋畔，附此槎樹略顯靈異，以享酒牲。」蜻飛子曰：「汝既享人血食，何不福之而乃禍之乎？」樹精曰：「世上生民不知好歹，予之以福，則彼以為自得，反輕慢乎神明。惟以禍予之，使彼常常駭然在心，其敬於我者自爾豐潔。」蜻飛子曰：「爾花又何自而放？」樹精曰：「此吾毒氣吹樹而成者，其實槎花不能開也。」蜻飛子曰：「吾之來意，汝可知否？」樹精曰：「不知。」蜻飛子曰：「吾住仙姬閣。俗云：『一林不藏二虎』，汝宜另尋他處，任汝附物駭人。如再盤踞是地，以氣作毒，吾必誅汝。」樹精怒曰：「吾慰汝以好言，汝反加吾以惡意，吾豈畏汝者？」遂執梳雲板，向蜻飛子打來。蜻飛子以穿心杵刺之。二妖愈鬥愈力，狂風大起，地暗天昏。酣鬥多時，蜻飛子假意敗下，背立而待。樹精見蜻飛子背立不動，將身一撲，欲乘勢以抱蜻飛子，早被股錐刺入腹中，大叫一聲，乘風竟去。蜻飛子亦驅風緊逐，逐到紫泉山上，樹精風車拍轉，舉起梳雲板，與蜻飛子奮勇大戰。蜻飛子力弱難敵，忽被一板打下紫泉山，竟墜紫泉洞前，叫喊不已。

三服在洞，聽得呼救聲，出而視之，蜻飛子也。驚喜之甚，假為不識，擊以銅錘。蜻飛子曰：「再得妖物相助，吾命休矣。」三服將錘止住，挺立洞外。蜻飛子叩首求饒。三服曰：「饒汝不難，但須還吾一件寶器。」蜻飛子曰：「寶器為何？」三服曰：「汝將寶器還卻，吾則不難為汝矣。」蜻飛子曰：「汝要何寶，汝須說明，不然吾怎知得？」三服曰：「是寶恐汝所無。」蜻飛子曰：「吾雖妖部，曾拜三緘門下，彼乃上仙弟子，無寶不可求之。」三服曰：「別寶不要，吾所要者，即三緘一件耳。」蜻飛子曰：「三緘凡胎也，何云寶器？」三服曰：「吾不要寶器，專要凡胎。」蜻飛子怒曰：「汝何如是之愚？吾慵與汝言，吾將去矣。」剛欲走時，三服順牽兩耳，竟入洞內。蜻飛子曰：「吾明語汝，吾係蜂精，瘦不可堪，有何好吃。」三服曰：「吾近日精神甚倦，正欲吃點蜂兒肉以補之。」蜻飛子曰：「吾與汝素日無仇，汝何橫順將我默著？」三服曰：「閒言休講，汝且視吾為誰？」蜻飛子舉目細視，視已驚曰：「汝三服兄歟？」三服曰：「是矣。」蜻飛子曰：「汝自碧玉分散，何處安身？」三服曰：「仍回本洞將功煉習，因念師心切，乘風遍訪，日復一日，音信渺無。後游紫泉山，收伏老獐精，即在紫泉洞中以修大道。敢問道弟又棲身何所乎？」蜻飛子曰：「吾自分散後，在碧玉山內住了數月，甚屬無聊，遂下市廛，帶訪吾師，帶作小小生意。」三服曰：「作何生意耶？」蜻飛子曰：「化為瞽者撫琴勸世，頗可過活終朝。」三服曰：「胡為至此？」蜻飛子曰：「吾自江月鎮化世已久，辭卻鎮中老少，游至鼎月橋，見得槎樹一株，生花毒人。吾乘風訪之，乃黃魚精附樹顯靈，以討人間血食者。吾心不服，欲除民害，殊彼不受驅遣，與吾爭鬥，遂至於此。」三服曰：「如是且入洞府，再敘前情。」